

新 鼓 詞

考神婆 漁夫恨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1602
398
藏
寶

考神婆・漁夫恨

趙樹理 王明希

✽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前門區三里河大街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號

營業部東打磨廠158號 電話(7) 2887

電報掛號2887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號

✽

總書號0037(曲字0009)787×1092 $\frac{1}{32}$ 印張 $\frac{1}{4}$ 8,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冊 定價 600元

考神婆

趙樹理

神仙鬼怪哪裏來，
都是愚人瞎安排，
神婆馬匹胡作怪，
裝神弄鬼爲發財。
平順縣馱山村出了一件事，
那個村有個孟六孩，
孟六孩女兒得下病，
生了個孩子沒有奶，
到安嘴請來個神婆子，
一看就說是鬼怪，
雞蛋要了八十個，
還要了三牲祭禮一大抬。
馱山請來神婆子，
鄰近的村裏都傳開：
北頭村有個民事主任，
跑到馱山請神來，
主任見了神婆子，

叫了一聲「老太太：
我村教員得下病，
請你給他消消災，
他家也在你二區住，
管保對你好招待。」
神婆子說道：「好好好，
照顧鄉親理應該。」
隨主任就往北頭去，
到小學校裏看病來。
村裏人一見神婆到，
男男女女跟上來，
一直跟到學校裏，
前後坐了好幾排，
只見那教員躺炕上，
蓋着被子打唉唉，
旁邊還有個申同志，
他替教員常招待，

把神婆讓到炕上坐，開言叫聲：「老太太：

我家也在二區住，和咱這教員一道來，不知他得下什麼病，眼也不睜頭也不抬，八九天沒喝一口水，滿口胡說打唉喉。」神婆子揭開被子看，只見那教員嘴一歪，長長出了一口氣，把頭擺了好幾擺。神婆趁空摸了摸手，一口斷定是邪災，要一碗凉水三枝筷，又唸道：「是神是鬼上柱來。」把筷子立在凉水裏，她說：「這病很厲害。」申同志說道：「對對對！依我看也難治過來。」

老人家你要能治這個病，麥子給你兩布袋。」

神婆一聽滿面笑：

「鄉親們不用講錢財，

只要能治好他的病，

喝口開水也痛快。」

老申說：「我村有個老豬精，

也許是我帶將來。」

神婆說道：「對對對！

你看他嘴又張來頭又擺。」

老申說：「除了豬精來作怪，

你看他還有什麼災？」

神婆說：「他的父許過關老爺五斤肉，

臨死不願費錢財，

因為欠下這筆債，

關老爺把他的真魂押起來。」

神婆這裏才說罷，

那教員少氣無力把口開。

教員說：「老人家說得實在對，一說我就想起來，

果然許過五斤肉，到後來忘了沒有買，只要老爺饒過我，頂高好戲唱一台。」神婆一聽更有勁，她說道：「常下免你三分災。關老爺差了十二個鬼，時刻與你緊相挨，要知道都是哪些鬼，先問你每日夢見是誰來？」教員說：「這幾天閉住眼睛就做夢，是神是鬼分不開；夢見起榮和三虎，還有連柱和瘦孩，申法羣來王全有，還有些認不清楚是誰來。」神婆說：「王全有是個屈死鬼，只是開過一次懷，後來得下月子病，臨死沒有使棺材。」

神婆子講出這句話，男男女女笑起來。神婆子不知大家爲啥事，只當是誇他好口才，這才越說越有勁，順口隨便瞎鋪排：二十個雞蛋五斤肉，還要一桌全供菜，香燭紙碼樣樣有，七尺青來三尺白……老申說：「這些東西沒處買，」神婆說：「且用草棒頂起來，要是缺了哪幾樣，到以後折成價錢我去買。暫且舀上一碗水，我先給他去去災，要你們三撮麵來三撮米，我給你送到大門外。」申同志給她弄停當，那神婆咕嘟咕嘟唸作開，

正端着水碗往外送，急得教員跳起來。教員叫聲：「申同志！你看這事該不該？我本來沒有一點病，你們叫我強裝災，上場說是一小會，爲什麼儘管胡日擺？把我悶了一後晌，悶得我氣也上不來。神婆子一見瞪了眼，內裏的機關解不開。全體羣衆哈哈笑！小孩們笑得跌倒起不來。申同志只把神婆叫，聽我給你講明白：「我的名字申法羣，區上派我到這裏來。我領導羣衆反迷信，你用迷信發洋財，

因此我們訂下計，弄一個啞謎叫你猜。」老申指着村幹部，一個一個數起來：「這是起榮這是三虎，這是連柱這是瘦孩，這個大漢王全有，你看他開過幾次懷？這些人一個一個都還在，誰給關老爺出過差？」神婆子知道是自己的錯，低下頭來不敢抬，她只說：「千錯萬錯我的錯，只怨我想取輕巧財，申同志這回放了我，再不敢裝神弄鬼做買賣。」老申說：「今天不能放你走，到明天要你來坦白。」第二天開了個羣衆會，把這神婆叫上台，

叫她說了實底話，
大家對她批評開：
這個說：「原來都是你作怪，」
那個說：「你這傢伙會發財，」

漁夫恨

鴨綠江水白浪翻，
滾滾奔下長白山，
澎湃萬丈出深谷，
蜿蜒千里通海邊，
重重青山抱綠水，
灣灣綠水繞青山，
青山綠水風光好，
江心來往打漁船，
有個漁民吳春漢，
祖祖輩輩住江邊，
北靠山來南臨水，
和平村裏有家園，
家有八旬高堂母，

哪家一上過她的當，
都來跟她算賬來。
這老婆一見站不住，
散了會馬上開小差。

王明希

吳大嫂勤儉正當年，
小兒年剛兩週歲，
姑娘十五叫玉環。
過去的苦處且不表，
解放後日子樂無邊；
分了兩垧黑土地，
還有一艘打漁船。
吳大嫂田裏把活幹，
春漢打漁在江邊，
別看玉環年紀小，
又會打魚又會種田。
春種秋收多辛苦，
風裏雨裏不消閒，

一家老少齊勞動，
小日子過的熱火朝天。
這一日春漢清晨起，
修補魚網在門前，
金色太陽天邊照，
和風吹來軟綿綿，
春漢心中暗歡喜，
今日打漁又是好天，
屋裏走出玉環女，
叫聲：「爹爹用早餐；
媽媽包的白麵餃子，
皮薄個大餡兒鮮，
吃完飯修理也不晚，
不要讓餃子冷成一團。」
春漢聞聽哈哈笑：
「你這丫頭嘴太饒，
爹要趕快補魚網，
吃完飯爺倆好上船。」
說罷進屋把飯用，
香噴噴的餃子盛滿盤，

全家老少吃過飯，
父女打魚離家園。
吳大嫂隨後開言道：
「請你們早去早回還。」
老太太一旁緊囑咐：
「小心風浪慢駛船。」
小兒一旁連聲喊：
「爹爹呀，打條大魚給我玩。」
父女出門走的快，
不覺來到鴨綠江邊。
但只見，山靠山來水連水，
水打山石浪花翻，
煙雲瀾漫滿江面，
白帆朵朵插雲間，
漁船對對穿梭過，
紅旗飄飄掛在桅桿。
工人紛紛把船上，
拔錨揚帆離江邊，
木槳劃開層層浪，
竹篙點過亂石灘。

春漢船頭把網撒，
玉環掌舵在後邊，
輕撒網來緊拉綫，
光閃閃的魚兒拉上船。
一網兩網三四網……
尾尾鮮魚滿艙間。
春漢含笑把玉環叫：
「往年如今不一般；
往年打漁白辛苦，
漁稅船租拿不完。
如今打魚歸自己，
政府還能幫助咱，
只要咱們肯努力，
更好的日月還在後邊。」
玉環一旁開顏笑：
「這樣的日子永遠過不完。
我愛這漁船和魚網，
我愛這山水和莊田，
我愛咱人民勤勞勇敢，
我愛咱祖國強大無邊，

我願咱日子天天好下去，
我願咱和平生活萬萬年。」
父女越談越高興，
迎面來了一漁船，
船頭坐的劉二虎，
船尾站着小王三，
雙方一見都含笑，
嘻嘻哈哈把話談。
說笑不覺天已晚，
一輪紅日掛西山，
江心彩雲紅成一片，
兩岸漁村冒炊煙，
船頭朝着岸頭進，
水聲伴着歌聲喧。
玉環船尾穩把舵，
春漢船頭緊拉帆，
父女心歡面含笑，
打來的魚兒載滿船。
誰知大禍從天降，
忽聽囂囂聲震天，

二人急忙抬頭看，
四架飛機在天邊，
張着八個大翅膀，
一直撲向小漁船，
翅上有白星和藍線，
分明是美機到眼前。
玉環一見心慌亂，
跑到春漢懷裏邊，
「爹爹爹爹我害怕，
我怕它對咱扔炸彈。」
春漢抱住玉環女，
手指美機怒冲天：
「大胆的美帝太撒野，
飛到我中國爲哪般？
孩子孩子別害怕，
咱有國旗掛在桅桿，
我們本是中國人，
大量他不能欺負咱。」
一言未了機槍響，
鴨綠江上血花翻，

春漢全身中三彈，
玉環左腿被彈穿，
父女雙雙倒下去，
一陣掙扎不動彈。
一霎時漁船鮮血染，
點點流到江裏邊。
負傷的船兒底漏水，
停在江中打轉轉。
美機殘暴行兇後，
揚揚得意竄往天邊。
陣陣江風拂面過，
船上吹醒吳玉環，
只見她爹爹臉朝下，
趴在她身旁不動彈，
開言忙把爹爹叫：
「孩兒我受傷不能撐船，
叫爹爹快把船靠岸，
把兒挪到岸上邊……」
連喊幾聲不答應，
急慌忙搬開臉面看容顏，

只見那鮮血染滿面，
眉梁骨上被彈穿，
左手按住爹爹臉，
右手扯下白布衫，
緊擦慢擦擦不淨，
橫包豎包包不嚴。
「爹爹爹爹醒醒吧，
女兒心裏似刀剗！
爲什麼你緊緊閉着眼？
爲什麼你緊緊咬牙關？
莫不是你有心頭恨，
恨的是美帝太兇殘，
有恨有仇咱得報，
一言不發爲那般？
爹爹爹爹爹爹呀！
莫不是你一命染黃泉！
你丟下奶奶誰孝敬，
你丟下媽媽誰照看，
你丟下弟弟誰撫養，
你丟下女兒誰可憐！

再不能門前補魚網，
再不能江上來撈船，
再不能撒網把魚打，
再不能闔家大團圓！」
又哭又喊腿又痛，
忽然暈倒兩眼翻天。
這時間，江邊日落沉沉暮，
水面風來陣陣寒，
小船悠悠隨水轉，
眼看沉入江裏邊。
忽然之間人聲喊，
水上來了一漁船，
來的是王三劉二虎，
打救這小船到江邊。
將他父女抬上岸，
放在江岸大沙灘，
他二人對着玉環低聲喚，
沙灘上喚醒吳玉環，
睜開眼睛仔細看，
看見衆人圍在身邊，

左邊坐的劉二虎，
右邊站着小王三，
左鄰右舍都來看，
又有女來又有男。
玉環急忙來呼喚：
「快救我爹爹在漁船。」
王三一旁開言道：
「你爹就在你身邊……」
正說之間有人喊：
口口聲聲叫玉環，
人叢裏竄進吳大嫂，
抱住玉環淚漣漣。
玉環連把媽媽叫：
「美國飛機欺侮咱，
女兒左腿被打壞，
爹爹性命不保全……」
吳大嫂聞聽聲慘慘：
叫一聲丈夫又叫玉環：
「只望你打魚早回轉，
又誰知江上遇災難，

傷的傷來死的死，
我心好似滾油煎！」
母女正在抱頭哭，
遠處來了一老年，
吳老太太八十多歲，
拄着拐棍來到江邊，
但見一老和一少，
一死一傷躺在沙灘，
懷抱兒屍眼含淚，
手拉孫女淚漣漣：
「是誰打了我孫女，
是誰害了我兒男，
賸下一家老和少，
孤兒寡母實可憐！」
吳家老少齊痛哭，
衆漁民眼淚擦不乾，
只哭得天昏地又暗，
只哭得風號水鳴咽，
劉二虎含淚冲天怒，
連把美帝罵幾番：

「常言說，帝國主義如野獸，你比野獸更兇殘！」

爲什麼打死我的伙伴？

爲什麼打壞小漁船？

這筆血債要記住，

定要美帝來償還！」

大家一聽把頭點，

齊罵美帝狗心肝，

誠心和咱來搗亂，

害得咱好日子不安全。

齊勸大娘且住哭，

報仇的責任大家担。

美帝的兇殘不止這一件，牠還幫助蔣匪佔台灣。

衆人紛紛江邊站，

面對江水把誓宣：

這個說：「我要去找美軍去，

志願作戰到朝鮮。」

有的說：「我縱不到朝鮮去，

也情願捐糧助欸來支援。」

鴨綠江上怒潮湧，

排山倒海聲震天。

到後來，各人遂了各人願，

行動起來援助朝鮮。